

## 聚嘉定英才而教之，乐也

□ 赖云青

孟子说人生有三乐：“父母俱在，兄弟俱全，一乐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二乐也；聚天下英才而教之，三乐也。”一乐与二乐暂且不说，近日想起了第“三乐”——我无资质可教天下英才，但等而下之，缩小些范围，聚嘉定英才而教之，亦是此生一大乐事啊！

我读的不是师范专业，没经过“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专业训练，站在讲台上，面对的是渴望知识的莘莘学子眼神，总有一种神圣的紧张感，虽然也不是上前线打仗，不必冲锋陷阵，不要拼刺刀堵枪眼什么的，却往往自问我能为他们“传道，授业，解惑”吗？有点儿像上阵似的紧张！我的同行前辈开导说：其实，我们就是战斗在前线阵地，否则，怎么叫教育战线呢？这紧张之后就是乐也！而这“乐”，竟延续到几十年哩——

今年的7月29日，在39度的高温酷暑中，我应邀参加嘉定一中86届3班高中毕业三十周年聚会。在师生欢聚中，一位同学说，赖老师第一次上课第一句话就说“我姓赖，赖皮的赖，这姓蹩脚，可我的名字却有诗意。你们读过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我的名字就从‘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偷来的‘云青’两字……”当时我不自禁地哇了一声：这老师真“逗”！这个情景，三十多年来不时浮现，今日重逢，您音容如故。

我乐了！有这事吗？也许我怕调皮同学会奉送个“赖皮老师”的绰号，才来此一噱，实在可笑。想不到我们的学生会从正面理解，真是可人儿！

在师生合影时，站在我背后的一位女同学，如今已是报刊编辑，而且出版了几本可读性挺高的书。她说，赖老师给我批改过的作文本，那上面有红笔眉批、夹批、总批，写得密密麻麻，我现在还珍藏着，是我家的文物哩！

我又乐了！那是三十多年前我这语文老师的悖时作派——对学生的作文要精批细改，为如今的新派教师所不齿的笨办法，想不到却让一些学生走上从文道路的路，能不让人开心吗？

在午宴上，一位早已完成博士后学业的学生向我敬酒：赖老师，还记得我们高中毕业典礼上，你代表教师发言说，“小城镇是古今中外最出人才的地方！我们小城镇的青年学子不会比大城市的同学差劲的，也一定会是优秀的，拔尖的。相信你们不会输给同龄人的”，几十年来，我一直记住了你的这个论断，也留心观察着，确实如此！

我记起来了，当时有些同学不敢填名校院系、高科技、尖端专业的志愿，我在会上给他们鼓气，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名人例子而发的“狂言”。想不到给了他们一些启发，很欣慰！

聚会归来，飘飘然了好几日。自付教师的确是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你的言行举止全在学子的目光睽睽之下。他们渴望你时时给以正能量知识，也会辨别你的不足之处，来不得半点偷懒，催你不断进取。这不是人生的又一大乐吗？如今离开了讲台多年，此刻在家解空调苦度酷暑，仍然偷着乐哩！

## 值了

□ 印嘉华

前几天突然收到一则署名杨某某的短信，告知于某月某日中午在某酒店举行第一次同学聚会，欢迎准时参加。阅完短信不由我思绪联翩，感慨万千。

我所供职的第一所学校是当时农村教育普及甚广的所谓“戴帽子”学校，即完小加初中。从我入职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先后送走了好几届学生，一九七八年我校送走了最后一届初中生后恢复完全小学建制。杨某某就是我校送走的最后一届初中毕业生中的一位。

说起这届学生让我校许多老师都印象深刻。在读书无用大行其道的当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为时势裹挟“逆潮流而动”地积极追求知识刻苦学习。几位主科任职

老师则尽心尽责地担负起做好分内的工作，对一些失去目标无所追求的“厌学生”做了许多劝学工作。作为学校领导的我利用他们思政课的机会，向他们大声疾呼知识的重要，不厌其烦向他们灌输人生目标责任意识。在全体任课老师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拨乱反正后的第一次公社统考中各科成绩以高出公社均分一大截而拔得头筹，尤以数学为甚，因敲破了鸭蛋（零分卷）而被有关人员称道。这届学生中的部分人员后来的发展也堪称道，有的从事教育工作，有的从事医护工作，有的成了企业管理人员，还有身价千万的老板。有努力总会有收获，作为他们曾经的老师我为他们高兴。

我无从知晓他们离校三十八年后的第一次聚会是由谁倡议发起，由谁组织推进，重要的是第一次聚会他们没有忘记我们老师，尤其是像我这个没有为他们释疑解惑的副科老师，仅仅因为是学校的领导而慎重其事地向我发出了邀请。我必须参加，我要去看一看这些年（届）过天命的昔日

## 从菲尔普斯联想到神奇的中医

□ 陆榴兴

奥运会游泳运动元迈克尔·菲尔普斯比赛时，他身上不同部位现出拔火罐时留下的紫色圆圈，激起了整个世界的好奇心。他的名人效应让全世界人一下子都知道了中医，为我们的中医作了一次极有影响力的广告宣传，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了中医的神奇。

迈克尔·菲尔普斯的拔火罐在中医理疗中仅是一个较为常见的诊疗手段，能起到缓解疼痛、舒筋活血，达到康复的效果。

中华医学有着千年历史，为中华民族繁衍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的医学圣人华佗、扁鹊、李时珍等等，被后人捧若神明，予以敬仰。中医对像我这代人的印象颇为深刻。

记得小时候镇上就是中医给人治病，有中医内科、外科、伤科、妇科、儿科，针灸推拿等，镇上还有三个中药房，凭处方给患者抓药。

1992年，我母亲人形见消瘦，吃啥吐啥，就是喝的水也会吐出来，眼见病情加重，四处求医，最终于区中心医院专家会诊，确诊为幽门癌，需尽快做手术，手术中打开腹部发现已扩散至肝区等部位，无法进行手术切除，为延长一点病人的生命时间，将肠子绕过幽门接至胃部，尔而缝合腹部。术后在院发生数次休克，医院发出病危通知，我们央求医生用点好药，拖上几天，好让我家准备后事，医生答：尽力而为。我母回家后，不能吃不能喝，

## 奇怪的“棺材”

□ 彭瑞高

上世纪五十年代，棺材很多见。常见棺材的有这样几个地方，一是棺材店，二是祠堂，三是有寿材的人家。后来提倡火葬，棺材就少见了。但这些年，棺材又兴盛起来，火葬前，尸体必以棺材入殓，一口棺材几千元，瞬息付之一炬，令人叹惜。

棺材兴衰史且不去说，“棺材”作为上海俚语的历史，却是久远的。因为棺材始终与死人连在一起，拿它来骂人，有诅咒的意思，想想真是恶毒。

上海人骂“棺材”，简直花样百出。老男人被骂作“老棺材”，小男孩被骂作“小棺材”；品德不好、专做坏事的，是“坏棺材”；为人阴险，阴损别人的，是“阴棺材”；糊里糊涂，智商有点缺陷的，是“戆棺材”（或“寿棺材”）；不会做事，动作慢一点的，是“笨棺材”；脑子不灵，“蜡烛兮兮”

的，是“蜡棺材”；衣服肮脏，身上有异味的，是“臭棺材”；为人吝啬的，是“小器棺材”（或作“小气棺材”“败气棺材”）；被骂作“竖头棺材”（亦作“柱头棺材”）的，则是指那些专认死理、一头走到黑的“犟头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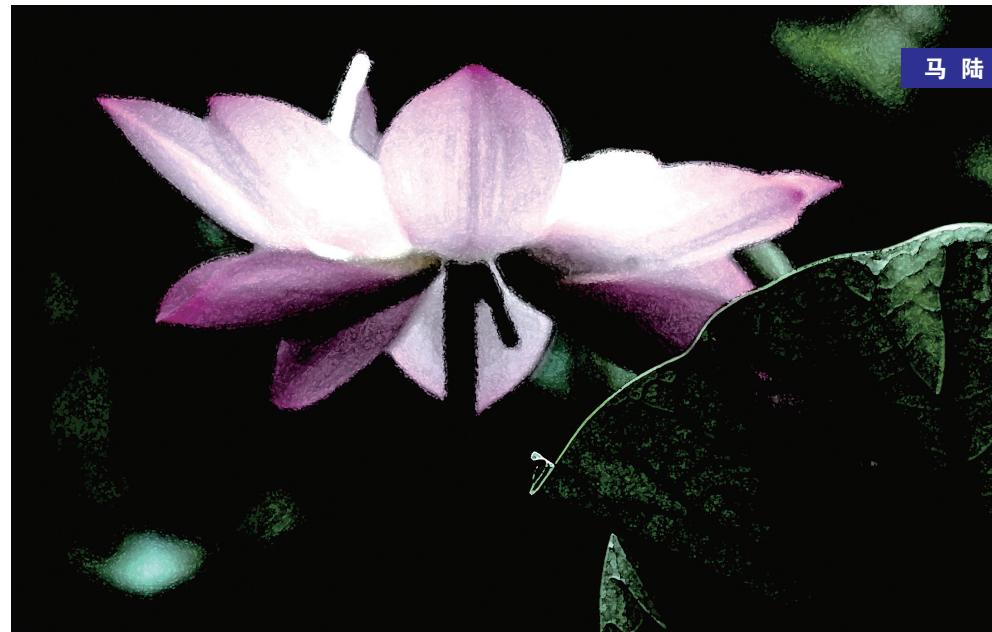
奇怪的是，用于骂人的“棺材”，有时竟也可以作为亲密朋友间的昵称。譬如一道捕鱼的淘伴就会说：“某某这只棺材，今天又钓到一只大甲鱼！”

“棺材”作为上海俚语，还有两点奇怪之处值得一提：

一是郊区“棺材”骂得多，市区骂得少。其中缘由，盖因棺材在市区消失得较早。

二是“棺材”只用来骂男人，从没有把女人骂作“棺材”的。这里的原因只有一个：上海人爱惜女人。

荷



何根法 / 摄

## □ “说文解字”

## “烤”字的由来

□ 陆耀川

据传，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中国各类字典中，仅有“烘”字与“考”字，却不见“烤”字。

真是无巧不成书。某天，某地一“清真烤肉苑”的仪表堂堂老板，恭请赫赫有名的大书画家齐白石为其饭馆挥写字号。

齐白石拿起饱蘸浓墨的笔，却犯难了，不知写哪个字为妙。

齐白石翻查几部字典，认为“烘”字欠妥帖。沉思良久，他想：“烤肉必须用火，那就用‘火’字旁；加上会考的‘考’字，借其音不就成了‘烤’字吗？”于是，他立刻提起笔来，迅速书写了一个苍劲的“烤”字。写毕，在下面添行小字：钟鼎本无此烤字，此是齐璜（齐白石名）杜撰。

该字别出心裁，形声彰显，用在此处意义极恰当。自此，“烤”字广为使用，各类字典均收入它。

顿时我明白了他说的道理，他又说，现在看一个月后如何了。月余呕吐渐止，胃口亦开，能喝上点东西，是见好的迹象，医生说再看一年，一年后，已是能吃能喝，活动自持。一次我在清河路上碰到给我母做手术的医生，告知他我母现今情况，他连说奇了奇了。我母亲确诊患癌到寿终共23年，享年95岁。

本人在2002年患股骨坏死，疼痛不止，坐下来立不起来，撑了立起来走不了路，将腿敲上一会才能迈开步。抱着希望，求医于上海各大医院，均告知无法治愈，唯有手术治疗，换股骨头，换股骨是有风险的。我不死心，继续寻医，遍访无果。这时想到了我的连襟是中医。听听他有何良方。

老彭有话